

中國游客玩黃石公園不走棧道 被警察銬走

中國遊客無視美國法規，在黃石公園以身試法被抓又罰款千元。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長遊客，9日在黃石公園老忠實噴泉附近被警察用手銬帶走。因為8日在Norris Geyser溫泉違規拍照，被開傳票後卻不出庭。

據知情人透露，一名中國遊客8日在遊覽Norris Geyser溫泉時，沒有走木棧道拍照被舉報。警察開了法庭傳票讓他9日出庭，但這名遊客沒有出庭。警察9日在老忠實噴泉附近找到他，以藐視法庭罪名抓走，之後罰款1000元才釋放。

在某旅遊微信群裡有一張現場照片，記錄下這名遊客被公園警察扣手銬的瞬間。照片顯示這名遊客頭髮斑白，皮膚黝黑，是一名年紀在60歲至70歲的長者，身穿深外套、白褲



子、黑皮鞋。三名園警圍著他，一人抓住他的手

臂，另一人拿出手銬準備扣他手腕。

知情導游表示，最初是傳他出庭，但這名遊客無視傳票，可能打算以後不會再來美國了，有無因傳票出庭無所謂。網上常會誤導中國遊客不要怕美國警察的簡單，人離開美國就沒事了，其實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每次帶團來這裡，都有中國遊客無視公園的規定，導游每次都會講不要走到步道外面去。因為黃石公園的地殼下面是空的，三年前曾有人失足落入溫泉被溶解。但是一些遊客充耳不聞，其中不乏長者。曾經有幾個60多歲的遊客責怪他沒講，或者埋怨導游重要的事情沒有講三遍，讓他很無語。

他說，中國真是巨嬰國度，從小到老都需要別人像保姆一樣看管他們，無法將他們當作能對自己行為負責的

成年人。希望這次事件給那些無視美國法規的中國遊客一個警告，避免再次發生被捕罰款的事件。

黃石國家公園在溫泉四周都設有警告牌，但是根據黃石公園網站，每年都會有一兩名遊客通常是小孩，從步道上摔下來，或者跑到步道外面，踩到薄薄的泥殼地面上掉入滾燙的泉水中。2016年6月就有一名六歲的猶他男孩在老忠實溫泉跌入水中，幸好只是受傷。但是公園記載，已有20人因為跌入250度高溫的泉水中死亡。

一些成年人在園內無視規則，但常被他人拍到舉報。2019年5月30日一名遊客在大棱境泉被拍到離開步道，因此面臨5000元罰款。同時因為公園屬於聯邦領地，依照聯邦法規懲罰。2018年7月，有一名男子在Hayden山谷一條路上被相機拍到戲弄野牛，後被聯邦法庭判處130天監禁。

夢碎美利堅！華人科學家逃離美國 曾遭色情審查誘捕

華人科學家趙鑫在美國開創科技公司後遭受美國政府不公正調查，其中包括失敗的陷害、機場逮捕以及毫無根據的兒童色情搜索。如今，趙鑫對美國的法律體系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將回中國。

最近一段事件，美國對華人學者的審查引起了華人群體的不安。美國《彭博商業周刊》記錄了一位華人科學家故事，講述了他在美國開創科技公司後遭受美國政府不公正調查，最終決心離開美國的故事，其中包括失敗的陷害、機場逮捕以及毫無根據的兒童色情搜索。本文摘錄了其中主要信息。

巨大成功

趙鑫（音譯）是一名來自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名華人科學家。2000年，他在中國讀完碩士後赴美國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攻讀博士學位。

2018年美國大學留學生來源國或地區的統計，中國留學生位于首位。

趙鑫是衆多赴美留學生的一員。2006年，趙鑫博士畢業後留在了美國繼續材料方面的研究。2012年，他因博士期間開發出的一種石墨烯超級電容器（一種薄納米材料片，能夠儲存比傳統鋰離子電池多出數百倍的能量並幾秒鐘內充電），獲得了能源研究領域的世界頂級獎項。

根據《彭博商業周刊》介紹，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勵下，趙鑫決定創辦公司將該技術商業化。趙鑫和校方（博士期間的專利發明歸校方所有）就專利許可和研究協議談判後，計劃在美國繼續開展相關的基礎研究，同時在深圳建造工廠生產石墨烯納米原材料。

釣魚執法

似乎一切都即將踏上正軌。2016年，趙鑫本想從美國Hine Automation公司購買的一台機械臂設備，先運送到中國電子科技大學，請

一位教授幫助拼裝機械臂後，再將其轉運至深圳使用。但公司隨後告知他這樣的方案行不通，因為電子科大2010年便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實體名單（被美國政府禁止合作的名單）。趙鑫於是決定放棄從電子科大轉運機械臂，卻不想公司突然好心“安排”了一個人——David Mills，來主動幫他解決轉運的麻煩。通話記錄顯示，Mills提議，趙鑫不必改變原計劃，因為不會有任何電子科大的相關記錄，一切都會被隱藏得很好。

趙鑫拒絕了。不過對方仍想讓趙鑫接受自己的想法。趙鑫表示，深圳才是目的地，他已不打算轉運到電子科大了。Mills隨即挂斷了電話。趙鑫從未想到，自己的“堅持”會幫他躲過一個“血淋淋的陷阱”。

趙鑫後來才知道，Mills是一個臥底聯邦特工的假名。但美國政府後來卻稱：Mills和趙鑫從未聯繫過。本以為避開電子科大就可以避開麻煩，但事實上噩夢才剛剛開始。

過度懷疑

根據《彭博商業周刊》介紹，趙鑫最終告訴公司將機械臂先運到香港一家自己參與投資的貿易公司暫時存儲，然後等深圳的公司準備好再運回深圳。趙鑫不知道的是，這些設備被扣留在坦帕市（美國佛羅里達州西部港市）機場。隨後香港的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官員訪問了貿易公司所在的地址，發現這裏只有一間狹窄的辦公室，出售的只是玩具和裝飾用的紡織物。該官員寫道：機械臂“絕不會在該地址使用”。趙鑫飛到香港解釋說他的公司已經租用附近的廠房來裝配設備，之後機械臂會被運到那裡。但在該官員看來，趙鑫這一舉措使他更加可疑。

最終官員在報告中得出結論：此機械臂仍有風險被交給禁止的客戶。

色情審查和誘捕

隨後，趙鑫不安地返回美國。不料，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便被國土安全部國家安全小組的坦帕調查員Eric Jones拘留。Eric以懷疑電腦中有兒童色情視頻為由扣留了他的電腦，承諾一個月後返還。不難想象，“懷疑有色情視頻”只是美國政府想調查中國科學家的慣用藉口而已。幾周後，Mills邀請趙鑫在坦帕市機場見面商量運輸機械臂的事宜，但等待他的卻是逮捕。

這時，趙鑫才意識到“好心人”Mills是個臥底聯邦調查員。在驅車去監獄的路上，調查員Eric Jones對趙鑫說，有這麼多華人在美國為中國工作。

如果你對中國在美國的任何行動有所瞭解，請告訴我。這將對你有幫助。聯邦調查員懷疑趙鑫是間諜，如果釋放，他很可能會逃出美國。在被保釋前，趙鑫又在監獄里呆了兩個晚上。

不情願的無罪釋放

趙鑫又花了一年時間和11萬美元的法律費用，最終美國政府不情願地撤銷此案。趙鑫被無罪釋放。根據《彭博商業周刊》報道，趙鑫的律師向他反饋，美國司法部的一些高層人士對這一結果並不滿意。他補充道：“這類涉及到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案件，往往被格外重視，所以受到的審查和刁難要比應有的多得多。”

令人諷刺的是，負責此案的聯邦調查員說：整個過程中趙鑫未遭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如今，趙鑫對美國的法律體系徹底失去了信心，他也不想在美國建立任何技術公司，因為他不願他自己或他的員工處於危險之中，他將回中國。

人才回流到中國

和趙鑫一樣遭遇不公待遇的華人科學家還有很多，如2018年，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

局（NOAA）前華裔科學家王春，因接受來自中國方面的每月約2100美元的薪金而獲刑。他隨後不得不離開他在美國的妻子和孩子，去中國工作。2019年5月，美國埃默里大學以未完全告知和中國的研究合作關係為由，突然關停華裔生物學家李曉江教授實驗室，包括其妻子李世華在內的十餘名華人學者被解雇。

根據聯合國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通過專利登記記錄來衡量知識分子，中國在2002年至2011年期間失去了超過5萬名移民，而美國則收穫移民超過19萬。在過去，不可否認的，衆多的中國知識分子被美國所吸引，或因為完善的資本體系，或因為對知識產權有更完善的保護機制，或因為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很多華裔科學家願意移民美國。而如今，隨著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面對越來越多的風險，他們被重點關注，一舉一動都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是牢獄之災，不得不離開美國。



亞裔男性在美國：“他們對這個群體有多不友好”

“不好意思，不要亞洲人。”

李杜德是一名演員兼製片人。因為是混血兒的原因，他已經習慣了美國種種對於他中國血統的種族歧視，包括在約會時的種種困難。但是有一次受挫的經歷還是讓他印象深刻。

那天晚上，他的約會伴侶大部分時間都在他身邊，兩個人相處得很不錯。互相開玩笑的時候，女孩還夸他的笑容好看。“但一切突然就變了。她問我是不是拉丁裔，我告訴她我不是，一半白人血統，一半中國血統。”

杜德說，“她突然開始疏遠我，我們再調情的時候，她說她的感覺變了。”杜德當時直接了當地問他，她的態度反差這麼大是不是因為他是亞裔的關係。對方尷尬地否認，但是杜德認為還是有關係。“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菜’，但他確實因為聽到我是亞裔後，態度變化太大了。”

杜德的經歷對單身亞裔美國人來說是家常便飯。在很多電影和電視節目中，都對亞裔男性抱有成見，認為他們很柔弱。

美國知名電台主持史蒂夫·哈維（Steve Harvey）去年在節目中抨擊亞裔男性，足以見得一部分美國人對這個群體有多不友好。

當時談到2002年出版的《如何與白人女子約會：亞洲男人的實用指南》一書時，這位主持人狂笑起來。他說道，“這本書只能有一頁，‘對

不起，你喜歡亞洲人嗎？’，‘不，謝謝。’”

當被問及他本人對亞裔男性什麼感覺的時候，他模仿了一個黑人女性——“我甚至都不喜歡中國菜，孩子。”

雖然哈維的玩笑很損，但卻反映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雖然亞裔女性在美國是極受歡迎和被迷戀的對象，亞裔男性卻很難在約會中被“公平對待”。

2014年，交友約會軟件OkCupid曾做了一項調查，發現亞裔男性在這款應用上的吸引力不如其他族裔男性。哥倫比亞大學所做的一項關於快速約會的研究中也發現，第一次約會之

後，亞裔男性最難獲得第二次約會。到了2018年，有的人甚至會直接說，“對不起，不要亞洲人。”

舊金山的心理諮詢師治療師妮可·蕭（Nicole Hsiang）經常和第二代和第三代亞裔美國人打交道，在採訪中她告訴《赫芬頓郵報》，她的客戶時常在約會中懷疑自己不夠好。她說，“約會中被拒絕有時會帶來心理創傷。對很多男性來說，這關乎自己的‘男子氣概’。很多在白人居多環境中長大的亞洲男性告訴我，把自己與理想的白人男性相比，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吸引力。”

什麼樣的男性才“性感”呢？美國社會中大

部分人都認為符合西方標準的歐洲面孔才好看（窄窄的鼻梁、大的不是杏形的眼睛、白的皮膚），很多人並不知道亞裔男性的迷人之處。

很多人覺得亞裔男性在約會中受挫是外貌原因，殊不知即使是男模也無法在約會中順風順水。

模特兼健身教練凱文·克萊德（Kevin Kreider）是一名美籍韓裔，被一對愛爾蘭裔德國人收養。約會軟件Tinder上的經歷讓他感到非常不開心。

他在採訪中表示，“這件事開始傷害到我的自尊。我知道自己長得不錯，但是在軟件上我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我在降低了我的標準，後來才收到一些人打招呼。我意識到前邊有很多白人在‘排隊’時，亞裔男性的處境有多糟糕。

後來，克賴德就不用這些約會軟件了，開始在現實生活中尋找伴侶，接觸到了越來越多喜歡他的女孩子。

他說，“我明白了一件事，你必須接受自己的身份，一個亞洲男性。如果你自己都不悅納自己，不去愛自己，怎麼指望別人來愛呢？”

“我們總是吸引着現在和我們相似，或者未來我們想成為的人，如果你一直抱着消極、怨恨的態度，你也只會吸引這類人，然後你也會慢慢變成這樣的人。”

在婚戀問題上，美國人一直對亞洲男人抱有偏見。正如《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的作者黃頤銘（Eddie Huang）去年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所說，如今的亞裔男性總是帶着“掌握技術、天生服從”的書獃子，“千百年來永遠不會有機會搶走你的女孩”，這樣那樣的標籤。

夏威夷大學傳播學和媒體研究教授陳昌晃（Chiung Hwang Chen）表示，早在19世紀，亞洲男性就被大多數白人描繪成男性氣質不明顯的“其他人”。

1882年，《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通過的時候，亞洲移民被白人視為“人類

異類”。陳昌晃在1996年的一篇學術論文中寫道，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外在形象（他們大多身形瘦長，穿着絲綢外衣），還有一個原因是“淘金熱”之後他們大部分從事與服務相關的工作（比如廚師、洗碗工、洗衣工）。

鮑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在1932年的電影《滿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中扮演了帶有威脅性的亞裔角色。

後來的流行文化中，對亞裔男性的“輕蔑”還是在繼續。上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電影中的亞裔男性角色要不然被描述為“黃禍”，殺死別人，無情地佔有白人女性；要不然就是“無害的，有點女性化”的角色。

22年後，這位教授如今告訴《赫芬頓郵報》，她認為現在美國人眼里亞洲男性的魅力有了提高。現在韓國的音樂和電視劇在全球拉攏了一大批粉絲，很多女性喜歡這個樣子的男性，很多男孩子想成為這樣的人，總得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千禧一代可能是在成龍和李連杰的電影中長大的，但這些人帶來的影響更多是讓美國人着迷于功夫，而不是吸引的女粉絲。但是現在，韓國男明星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亞洲男性這個文化符號。

心理諮詢師蕭也建議在約會市場中感到挫敗的男性，積極地在美國之外的電影電視中尋找積極的、迷人的、有自己特點的男性角色。（我們推薦梁朝偉2001年的電影《花樣年華》）

“為了構建你在約會中的自信，我建議亞裔美國人尋找傳統西方定義之外的男性魅力，找到自己的男子氣概和信心。”

杜德也表示，不要那麼輕易地定義一個男性。

“雖然現在很多人仍然對亞裔男性存在刻板印象，很多思想在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我們仍然需要努力改變，需要更多公開地討論這些事，需要讓別人更瞭解我們。”

